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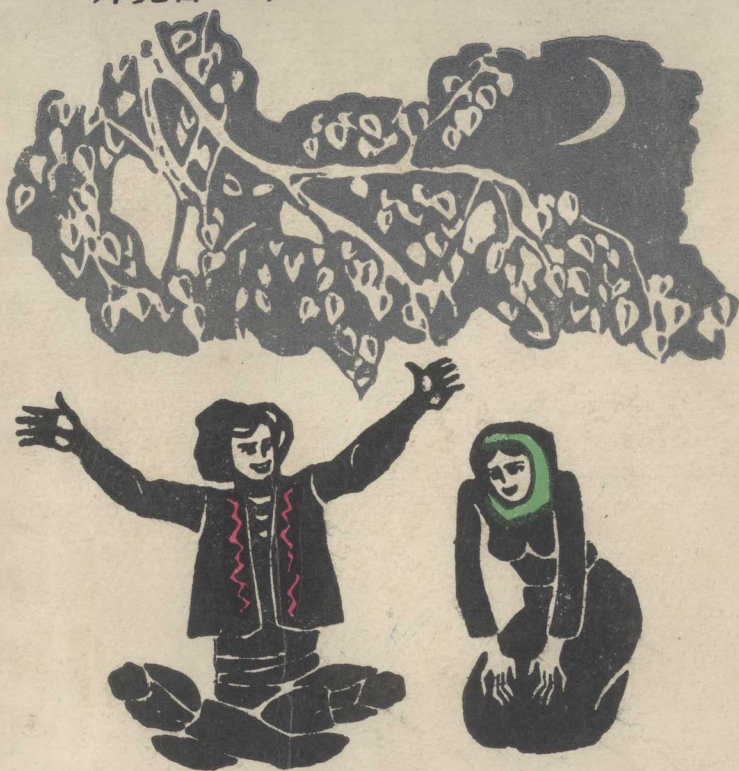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 丛书

魔 沼

乔治·桑／著

郑克鲁／译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 丛书

魔 沼

乔治·桑／著

郑克鲁／译

简 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青年世界文学名著丛书》，要为我国广大青年读者以及有兴趣接触外国文学作品的众多读者提供一套普及性的、基础性的、入门性的外国文学名著的译本。我们这套丛书，着重选择世界文学中在思想内容上和作品的艺术技巧上都极为优秀、故事含义丰富隽永、可读性强的作品；而在译文上则力求做到忠实、流畅、易懂，树立新的翻译文风。全套丛书暂定出版六十种，分辑出版，每辑十种，每种字数保持在十万字左右。对于字数过多的长篇小说，尽量根据外文版的简本翻译，集中最精采的情节，保持故事的完整，使读者能在较短时间内读完和领会这部作品，及早得到艺术上的享受。

本丛书，拟先推出包括十册的《法国文学专辑》。这一专辑中所收各书，都是根据法国拉罗斯出版社的原版简本翻译的。每本书正文后均有《附

录》，内容包括作者生平、作者主要作品的介绍、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另外还有各个时期文学评论家对这一作品的评论，这使读者除了得到艺术上的享受之外，还能丰富对世界文学和著名作家的知识，有利于读者将来进一步阅读这些作家的其他作品。

目 次

《魔沼》(简本)	1
----------------	---

附录	115
----------	-----

乔治·桑年表	117
--------------	-----

《魔沼》简介	122
--------------	-----

一、一八四六年发生的大事	122
--------------------	-----

二、作品的产生	124
---------------	-----

三、乔治·桑的创作思想	127
-------------------	-----

四、题材	131
------------	-----

五、艺术	135
------------	-----

作者说明	142
------------	-----

对《魔沼》的评论	144
----------------	-----

一 作者致读者

用你满脸的汗水，
换得赖以生存的面包；
一生劳顿，历尽坎坷，
如今死神来召唤你了。

这首用古法文写成的四行诗，题在 霍尔 拜因^①的一幅版画下面，朴实中蕴含着深沉的忧愁。这幅版画描绘一个农夫扶着犁把犁田。广袤的原野伸展到远方，在那边可以看到一些简陋的木板屋；太阳沉落到山丘后面。这是一天艰辛劳动的结尾。农夫虽然年老，却很粗壮，衣衫褴褛。他往前赶的四匹套在一起的马儿瘦骨嶙峋，有气无力；犁铧铲在高低不平的坚硬的泥土里。在这个“流汗与苦干”的场景中，只有一个家伙是轻松愉快、步履轻捷的，这就是一个幻想的人物，一具手执鞭子的骷髅，他在惊骇的马儿旁边，在犁沟里奔跑，鞭打着马儿，给老农夫作犁地的下手。这是死神，

霍尔拜因带有寓意地把这个幽灵画入了一系列哲理和宗教题材的画里,这些画既阴郁,又滑稽,题名为《死神的幻影》。

在这个画集里,或者不如说在这个内容广阔的构图中,死神在每一页都起到作用,它是联结因素和主导思想;霍尔拜因再现了君主、大祭司、情人、赌徒、醉汉、修女、妓女、强盗、穷人、战士、僧侣、犹太人、旅游者,他那时代和我们时代的一切人;死神这个幽灵到处在嘲弄、在威胁,并且总是得到胜利。死神只在一幅画上没有出现^②。在那幅画里,可怜的拉撒路^③躺在财主门口的粪堆上,声称他不怕死神,不消说,因为他死后一无所失,而且他活着实际上也等于已经死去。

这种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中半属异教的禁欲主义^④思想,真能使人得到安慰吗?信徒们能从

① 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画家,善画肖像,代表作有《基督之死》、《写作中的埃拉斯姆斯》等。

② 实际上,霍尔拜因还有几幅其他的画里也没有死神出现。

③ 拉撒路是一个生疮的乞丐,他病卧在财主门口,死后由天使领入天堂,事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④ 禁欲主义,在伦理学中亦称“克己论”和“严肃论”。代表为古希腊罗马的大儒学派及斯多葛派。禁欲论者鄙视物质生活,认为应克制欲望,发展理性,服从道德的绝对命令。

这种思想中得到好处吗？野心家、骗子、暴君、酒色之徒，这些糟踏生命、被死神揪住头发的傲慢的罪人，无疑要受到惩罚；但是瞎子、乞丐、疯子、贫苦的农民，难道只因为想到死对他们不是苦难，就会如释重负，摆脱了他们长期的困苦吗？不！一种难以排除的忧愁，一种可怕的宿命思想，压抑在艺术家的作品之上。这好象是在对人类的命运发泄辛辣的诅咒。

霍尔拜因所看到的是辛酸的讽刺，是对社会真实的描绘。使他怵目惊心的正是罪恶和不幸；而我们，另一世纪的艺术家，我们将描绘些什么呢？我们要在死亡的思想中寻找当今人类应得的命运吗？我们要乞灵于死，作为对不义的惩罚和对痛苦的补偿吗？

不，我们不再同死打交道，而是同生打交道。我们不再相信坟墓的虚无，也不再相信被迫的遁世换来的灵魂得救；我们希望生活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希望它丰富多彩。拉撒路应当离开他的粪堆，穷人也不必因财主的死而欣喜。人人都应该幸福，那末某些人的幸福也就不会成为罪恶，受到上帝的诅咒。农夫播种小麦时，应该知道他在为生的事业而劳动，他不应该为死神走在他旁边而感到快乐。最后，死亡既不应当是幸运的惩罚，也不应当是不幸的安慰。上帝既没有以死作为对生

的惩罚，也没有以死作为对生的补偿；上帝既然祝福生命，坟墓就不应成为避难所，把那些得不到幸福的人都送到那儿去。

我们时代的一些艺术家，在严肃地看了一眼他们的周围以后，便热衷于描绘痛苦、贫贱和拉撒路的粪堆。这些也许属于艺术和哲学的范畴；可是，把贫困描绘得如此丑恶，如此可鄙，有时如此邪恶和如此罪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吗？而且效果是不是象他们所期望的一样有益呢？我们不敢妄加断语。有人也许会对我们说，只要指出在“富有”这层脆弱的土地下面是个深渊，就会使为富不仁者恐惧，正如在扮鬼跳舞^①的时代，人们给这样的财主指出敞开的墓穴，死神随时准备把他抱在自己污秽不堪的怀抱里一样。如今，我们给他指出盗贼在撬他家的门，谋杀者正在窥伺他睡着没有。我们承认不太明白怎么给他写出穷人是个越狱的苦役犯和夜间的盗贼，就会使他自己所蔑视的人性产生好感，就会使他关心他所畏惧的穷人的痛苦。在霍尔拜因和他的前人的画中，可怕的死神咬牙切齿，拉着提琴；他这个模样，并不能使恶人改邪归正，使受苦受难的人得到安慰。我

① 在中世纪，人们戴着雕刻的或绘画的面具，扮作各种年龄和身分的鬼，在死神带领下跳舞，隐喻人不免一死。

们的文学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不是有点儿象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一样吗？

霍尔拜因笔下的酒徒，发狂似地斟满他们的酒杯，要赶走死的念头；死神对他们隐而不见，充当着他们的斟酒人。而今日，作恶的富人要修筑工事，买枪买炮，预防雅克团^①式的暴动；艺术给那些富人指出，暴动正在暗中周密地酝酿，等待时机向现存社会发动袭击。中世纪的教会以出售免罪符来适应世上权贵的恐惧心理。当今政府却是让富人纳税，维持宪兵、狱吏、刺刀和监狱，来平息富人的不安。

阿尔贝特·丢勒、米开朗琪罗、霍尔拜因、卡洛·戈雅^②都曾对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国家的弊端作过强有力的讽刺。这些都是不朽的作品，是具有无可否认的有价值的历史篇章；我们并不想否认艺术家有权探索社会的创伤，并把这些创伤暴露在我们的眼前；但是，除了描绘恐怖和威胁以外，现在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在这种才能加上想象使之变得流行的、描写道德败坏的秘

① 雅克团是在一三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爆发的一场农民暴动；雅克是贵族对农民表示轻蔑的称呼。

② 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雕刻家；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画家；卡洛(1592—1632)，法国画家；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密①的文学中,我们更喜欢那些温柔可爱的人物,而不喜欢那些使人惊心动魄的坏蛋恶棍。前者可以引导人改恶从善,后者使人心惊肉跳,恐怖不能医治自私自利,反而使它变本加厉。

我们相信,艺术的使命是一种情感和爱的使命,今日的小说应当取代人类幼稚时期的寓言和隐喻的写法,艺术家除了提供一些谨慎的缓和的方法,减轻他的描绘所引起的恐怖以外,还有一个更重大和更富有诗意的任务。他的目的应该是使人喜爱他关怀的对象,必要的话,我不责备艺术家稍稍美化这些对象。艺术不是对实际存在的现实的研究,而是对理想真实的追求。因此,《威克菲尔牧师传》这本小说比《堕落的农民》和《危险的联系》②更有用,更有益于身心。

读者,请原谅我写下这些想法,就把它作为前言吧。我要给您讲述的故事没有别的序言。这篇故事很短很简单,为此,我需要把自己关于恐怖故事的想法告诉您,事先求得谅解。

① 此处指欧仁·苏(1803—1857)的小说《巴黎的秘密》和保尔·费瓦尔的小说《伦敦的秘密》。

② 《威克菲尔牧师传》是英国作家哥尔斯密(1728—1774)的小说,属于感伤主义作品。《堕落的农民》是法国作家雷斯蒂夫·德·拉布勒东(1734—1806)的小说,《危险的联系》是法国作家拉克洛(1741—1803)的名作。

我不由自主地说了这些关于农夫的题外话。我打算而且马上要对您讲的，正是关于一个农夫的故事。

我们快遇的农夫干着繁重的农活，却过着清苦的生活，
未来各农场的产量五成，而农民却只得到一成，
以引导人改恶从善，后者使人心惊肉跳。这种种
能医治自私自利，反而使它变本加厉。

我们相信，艺术的使命是一种情感和爱的使
命，今日的小说二耕种时期的寓言和
隐喻的写法，艺术家除了提供一些谨慎的缓和的

二 耕 种

我刚才带着深深的忧郁，对着霍尔拜因笔下的
农夫看了很久，然后我漫步在田野里，沉思着乡
村生活和农民的命运。农夫耗尽了气力和光阴，
开垦这片不会轻易被人夺走丰富宝藏的土地，一
天结束，这样艰苦的劳动唯一的报酬和收益是一
块最粗糙的黑面包，这实在是一件可悲哀的事。
这些覆盖在土地上面的财富，这些庄稼，这些果
实，这些在茂盛的草地上吃得膘肥体壮的牲口，是
几个人的财产和大多数人受苦受累与受奴役的工
具。有闲者一般不爱田野、牧场、大自然的景
色以及能换成金钱供他挥霍的健美的牲口这些事
物本身。他到乡间小住，是要换换空气，调养身
体，然后回到大城市去，享受他的奴仆的劳动果
实。

另一方面，庄稼人太劳累，太不幸，对未来忧
心忡忡，无心享受乡村的美和田园生活的情趣。在
他看来，金黄的田野，美丽的牧场，肥壮的牲口，也

代表着成袋的金币，他却只能占有其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他入不敷出，但每年还得装满这些该诅咒的钱袋，去满足他的主人，以获得省吃俭用，悲惨地生活在他主人的领地上的权利。

然而，大自然永远是年轻、美丽和慷慨的。它把诗意和美倾注给一切在它怀抱里自由自在发展的动植物。它掌握着幸福的奥秘，没有人能从它那里夺走。掌握劳动技能、自食其力、在自己的才智中汲取舒适和自由的人，也许是最幸福的人；他有时在生活中运用心灵和头脑，了解自己的事业，热爱上帝的事业。艺术家在静观和再现大自然的美的时候，也有这种乐趣；但是，具有正直和仁慈心肠的艺术家，看到繁衍在这人间乐园的人的痛苦，他的乐趣会受到扰乱。在上帝的眼睛底下，精神、心灵和手臂协力工作，这样，在上帝的仁慈和人们心灵的欢乐之间便存在一种神圣的和谐，幸福也许就在这儿。这样，寓意画家就不用画手执鞭子、在犁沟中行走的既可怕又可恶的死神，而可以在农夫身旁描绘一个容光焕发的天使，把祝福过的麦种一满把一满把地播撒在冒着水汽的沟垄里。

对于一个庄稼人，梦想过上甜蜜、自由、诗意、勤劳和纯朴的生活，并不是那样难以实现的，不应把这看作是想入非非。“啊，庄稼汉要是了解他的

幸福的话，那真是幸福啊！”① 维吉尔这句忧郁的充满柔情蜜意的话是一句惋惜的感叹；正象一切惋惜的感叹一样，这也是一个预言。有朝一日，农夫也会成为一个艺术家，即使不能表现美（那时这无关紧要），至少可以感受美。能不能认为，在他身上，这种对诗意的神秘直觉处在本能和模糊幻想的状态中呢？在那些今日享受到稍许宽裕的生活的人们身上，以及在精神和智力的发展还没有完全被过度的不幸窒息的人们身上，能让人感觉、赏识的纯粹幸福，还是处在原始状态中；况且，从痛苦和劳累的胸膛里已经爆发出诗人的声音②，那末为什么有人还说手臂的操劳和心灵的活动是相排斥的呢？这种相排斥无疑是过度的劳动和极端贫困普遍造成的结果；可是，我们不能说，当人们工作有节制和有成效时，世上就只有坏工人和坏诗人了。能在诗意的情感里汲取高尚情趣的人是真正的诗人，尽管他一生都没有写过一句诗。

我这样思索着，并没有发觉，由于受到外界的影响，对人的可教育性的信心在我心里加强了。我走到一块田边，农民正在那里忙着准备就要到

① 摘自《农事诗》卷二。

② 指一八四〇年左右出现的无产者诗人：织工马居、鞋匠萨瓦尼安·拉潘特、泥瓦匠沙尔·蓬西、理发师雅斯曼。乔治·桑曾热情地支持过他们。

来的播种工作。田野是广阔的，如同霍尔拜因所画的一样。景色也是开阔的，深褐色的宽阔的土地镶嵌着绿色的宽线条，在这秋天临近的时节稍稍有些泛红；刚下的雨水在犁沟里留下一条条积水，太阳一照，象银丝一样闪闪发亮。这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暖，土地被犁铧新翻过，散发出微微的水汽。在这块田的高处有一个老人，他宽阔的肩背和严肃的脸孔令人想起霍尔拜因笔下的老农，但从他的衣服看不出贫困；他沉着地推扶着那样式古老的、由两头沉静的牛拖着的犁。它们是牧场上真正的主人，毛皮浅黄，体形高大，略有点瘦，牛角很长，向下弯曲。这两头老牛，由于长年累月的劳动习惯，结成了“兄弟”，在我们乡下，老乡们就是这样称呼它们的；失去了其中一头，另一头会拒绝同新伙伴一起干活，最后忧郁而死。^① 不熟识农村的人会把牛对同套伙伴的友情看成一种寓言。请他们到牛棚来看看吧，一头瘦骨嶙峋、精疲力竭的可怜的牲口，摆动尾巴，不安地拍打瘦削的腹部，怀着恐惧和轻蔑，对放在它面前的饲料喷着响鼻，眼睛总是转向门口，蹄子刨着旁边的空位置，嗅着它的伙伴套过的轭和链子，用悲惨的哞哞

^① 维吉尔的《农事诗》卷三写道：“农夫忧愁地要解开小公牛的套具，它为兄弟的死而伤心难过。”

声不停地叫唤它的伙伴。放牛人会说：“看来要损失两头牛；它的兄弟死了，这一头不会再干活。最好把它喂肥宰掉；可它不肯吃东西，不用多久它就会饿死。”

那个老农不慌不忙地、默默地、不白费一点力气地干着活。驯服的耕牛同他一样从容；由于他持续不断、专心致志地干活，也由于他的体力训练有素、持久不衰，他犁起地来和他的儿子一样快；他儿子隔开一点地方，在一块比较硬而多石的地里，赶着四头不那么健壮的牛。

但是接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片真正幽美的景致，对画家来说是一个庄严的题材。在一马平川的耕地的另一头，有个脸色红润的年轻人驾驭着一套出色的耕犁：四对年轻力壮的牲口，深色的皮毛杂有黑斑，闪射出火一般的亮光，头颅短粗，带有卷毛，具有野牛的气息，大眼凶恶，动作突兀，干起活来急躁乱动，对牛鞭和刺棒还恼怒不服，在屈从新近强加给它的驾驭时还气得浑身颤抖。这就是所谓新上套的牛。驾驭这群牛的人要开垦一片不久以前还弃作牧场的土地，那儿布满了百年树根，这真是大力士的活儿，他的精力、他的青春和他那八头几乎还没有驯服的牲口刚能胜任。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象天使一样漂亮，穿着罩衫，肩上披一块羔羊皮，活脱脱象文艺复兴时期的